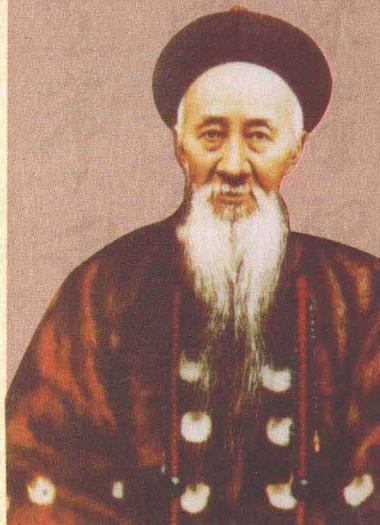


張之洞

传

张之洞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为官之道可圈可点：
他激进刚正，却审时度势，圆滑机智；
他铁腕执政，却左右逢源，上下通融；
他敢作敢为，却心细如发，谨言慎行；
他为官清正，却公私兼顾，浑然天成。
最终呼风唤雨，权倾天下，功德卓著，青史留名。

胡晓曼◎著



《中国名人大传》

ZHONGGUO MINGREN DAZHUAN

張之洞

传

胡晓曼◎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之洞传/胡晓曼编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1
(中国名人大传/马道宗主编)
ISBN 978-7-5502-2168-0

I. ①张… II. ①胡… III. ①张之洞(1837~1909)—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3180 号

张之洞传

编 著:胡晓曼

版式设计:东方视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5 印张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2168-0

定价:2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64243832



前 言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先后任湖广、两江及两广总督，为清流派重臣，他经常纠弹时政，抨击奕訢、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

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授山西巡抚，整顿吏治、严禁鸦片，使山西民风大有好转。他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张之洞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他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大败法军，为战事的进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在广东和湖北等地大办军用、民用工业，如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同时，张之洞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用新式的装备和管理方法操练新兵，创立了水陆师学堂。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先后又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修筑了芦汉铁路，还力促兴筑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筹练江南自强军，后来又以此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张之洞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先后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方言、铁路、师范、普通教育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张之洞大量举借外债，开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例。

张之洞在积极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农民



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登报声明自除上海强学会会长之名，并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张之洞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被逼无奈的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张之洞站在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上，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张之洞在英国领事的帮助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并杀害唐才常等自卫军领袖20余人，随后又在鄂、湘、皖各地镇压了由维新派发动的自立军起义。1901年与刘坤一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等等。1903年，张之洞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结束了中国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张之洞因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受到社会各方面舆论的强烈谴责。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他又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宣统元年（1909）病逝，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生为官清廉，这在封建官场是极为罕见的。他为官四十载，大力从事洋务活动，为身处内忧外患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他大胆进行教育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废科举兴学校，也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但是，他从事的一切洋务运动及改革活动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张之洞才会猛烈攻击维新思想、大力镇压农民起义，这也正是张之洞作为一名封建主义卫道士的阶级局限性和劣根性之所在。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大材出世	(1)
一、童年故事	(1)
二、少年英才	(4)
第二章 初涉仕途	(13)
一、初显身手	(13)
二、湖北政绩	(16)
三、出任四川	(19)
第三章 大展谏才	(25)
一、入党清流	(25)
二、为民雪冤	(30)
三、御侮争权	(35)
四、重击宦官	(41)
第四章 经营八表	(49)
一、山西巡抚	(49)
二、治理山西	(52)
三、禁烟运动	(57)
四、涉足洋务	(59)
五、心系南疆	(63)
第五章 南疆武略	(67)
一、统筹全局	(67)
二、运筹决策	(71)



1. 台湾吃紧	(71)
2. 西线联刘	(74)
3. 镇南关大捷	(76)
三、反对议和	(79)
第六章 治理粤省	(83)
一、治政	(83)
1. 绥靖地方	(83)
2. 兴办学堂	(85)
3. 开发海南	(86)
二、外交	(90)
1. 港澳问题	(90)
2. 华侨问题	(92)
三、理财	(95)
1. 户部支出	(95)
2. 整顿税收	(96)
3. 劝办捐输	(98)
4. 设立钱局	(101)
四、兴业	(103)
1. 海防事业	(103)
2. 水陆学堂	(104)
3. 军工企业	(106)
4. 民用企业	(111)
第七章 开创之功	(113)
一、创建铁厂	(113)
1. 初具规模	(113)
2. 遭受弹劾	(117)
3. 官督商办	(119)
二、制造枪炮	(123)
三、经营丝布	(127)

目 录



四、争取路权	(129)
五、重视民营	(136)
第八章 鄂政事绩	(139)
一、查办教案	(139)
1. 武穴教案和宜昌教案	(139)
2. 查处反洋教宣传案	(142)
二、甲午战争	(144)
1. 积极备战	(144)
2. 力阻割台	(148)
三、倡新权变	(151)
1. 变通陈法	(151)
2. 与维新派的关系	(153)
3. 戊戌政变	(158)
四、内忧外患	(160)
1. 义和团兴起	(160)
2. 江南互保	(162)
3. 共议和谈	(164)
五、抵制革命	(167)
1. 镇压“自立军”	(167)
2. 迫害革命党人	(172)
第九章 南方北斗	(175)
一、承前启后	(175)
1. 书院的变革	(176)
2. 创办专业学堂	(180)
3. 开创普通教育	(182)
二、师范学堂	(184)
三、提倡游学	(186)
四、《劝学篇》	(189)
1. 济世之作	(189)



张之洞传

2. 影响深远	(195)
第十章 晚年政事	(198)
一、参与新政	(198)
1. 新政主角	(198)
2. 编练新军	(202)
3. 开办军事学堂	(205)
4. 湖北警务建设	(207)
5. 狱政改良	(209)
二、“癸卯学制”	(211)
三、地方政风	(214)
1. 张公堤	(214)
2. 典当过年	(216)
第十一章 国衰臣逝	(220)
一、入阁拜相	(220)
1. 入军机处	(220)
2. 调和矛盾	(222)
3. 推行宪政	(225)
二、魂归故里	(227)

第一章 大材出世

清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到了道光后期可谓油尽灯枯，内忧外患已将大清帝国折磨得满目疮痍。

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激起了中国黑暗社会的阵阵涟漪，无数民族英雄、农民英雄、“中兴名臣”、洋务健将、改革志士、革命先锋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张之洞就在这样一个“时势造英雄”的非常时期应运而生了。

一、童年故事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

道光十七年八月三日（1837年9月2日），张锳得了个儿子。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孩子每天哭个不停，张锳无奈之下，只得遵循习俗，贴出了一张告示，无非是“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之类的话语，为的是能止住孩子的哭声。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百姓都知张家之子整天大哭，便想到在距兴义府很近的将军山上有一只传说有三百多岁的老猿。听说每当月明，人们便会听到那老猿凄厉的嚎叫，使人毛骨悚然。可是自从张府上的这个孩子出生以来，月明之夜，那猿再没动静了，而婴儿却整天啼哭。于是，有人就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下了个惊人结论：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这只老猿转世投胎而来。如此一来，那孩子是老猿投胎的说法，便流传开了。

这个孩子，就是清末名臣张之洞。



张家的老祖宗是山西省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因为当时的京畿人口不多，朝廷便下了诏书“迁山右居实畿辅”。作为张氏“始祖”的张本，便在这个时候从山西洪洞县移居漷县（漷县后废置，其地即今通州之张家湾）。张本的儿子名叫立，张立的儿子名叫端，张端做过南直隶繁昌县（今属安徽）荻港巡检。一家人从此便移居到直隶省天津府南皮县，住在南门内路东，为东门张氏。张之洞祖父张廷琛，字献侯，贡生，四库馆誊录，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题补古田县知县。乾隆年间，官场积弊已深，腐败丛生，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州将军向来不和，互相攻击，乾隆帝派人调查出伍拉纳等官员大肆贪污、受贿等恶行，遂兴大狱。福建官吏受牵连，督抚藩臬道府十余人，厅县以下七十五人，牵扯的范围很广。当时，张廷琛凭借盐场大使署侯官知县的身份，全力“调护拯救”，识者以为有阴德，其后必昌。

张之洞的父亲张锳（1791—1856年），字又甫，号春潭，移居在南皮城南三里外的双庙村（另有说法为双妙），“早年孤贫艰苦力学”，嘉庆十八年（1813）中了举人，接着又参加会试，没考中，经大挑补贵州安化知县（所谓大挑，系乾隆后的律制，凡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朝廷择优任命他为知县、教谕等职，为的是笼络读书人）。后来又做了清平、威远、威宁等州县事，又升为贵州知县、古州同知、署黎平、遵义、安顺诸府事，因得到云贵总督吴文镕的赏识，晋升为兴义府知府，晋贵州道衔。

张锳一生娶妻三次，最后一位朱氏，是嘉庆甲戌科进士四川朱恩的女儿，朱氏便是张之洞的生母。

朱氏在张之洞四岁时去世。朱氏生前擅长弹奏古琴，去世后留下了古琴两具。张之洞长大后，睹物伤怀，经常对琴哭泣。后来赋诗以寄哀思：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簾理柱声。



母亲死后，张之洞便由张锳侧室魏氏抚养，之后随着张之洞的显贵，魏氏以张之洞母亲的身份屡受恩典累封夫人。

张锳儿子六人、女儿八人，张之洞为第四子。长子和次子实际上是张锳的侄子，他们的父亲去世后，被张锳收养，如同亲生。

张之洞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岁时开蒙入学，师从何养源。那时候的张之洞虽年幼调皮，但学习却是十分认真。每次向老师询问学习中的问题，他都追根问底，一定要弄个清楚才肯罢休。到了八岁，张之洞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张锳具有典型的儒家思想，对“诗书传家”更是奉为圭臬。他不惜重金为自己的子侄们聘请名师，又购买了几十橱的书，放在子侄的书房中，让他们在课余时间随意阅读，并苦心教导道：“我们家虽然清贫，但你们应当努力学习”。因此，张之洞兄弟的知识面非常广。这种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张之洞养成了一种特别的习惯，“读书直到书中的问题全都解决无疑方才罢休，秉烛夜读，直至深夜，困倦了就伏案而眠，然后继续读书求解，直到没有问题为止”。

张之洞天生聪明，学业日益精进。十岁时，兴义府学教授敖老先生写了一篇《古风》，张锳叫他儿子也作一篇，他不加思索，顷刻完成。敖教授看后很诧异，张锳非常高兴，一时间小小的张之洞才名享誉全省。后来，张之洞任职广东，敖教授的儿子拿着录有当年那首诗的诗集前来拜访张之洞。张之洞将这段往事颇为得意地讲给身边的人听，并说：“先父当时亲自为我斟酒，叫我喝下，还奖给我砚台一方。”

随着张之洞诗作日多，张锳便制成集子，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在某县任教的一位亲戚回信劝告他“年轻人锋芒太露，未必是好事”，张锳从此“深以为戒”。张之洞也深受其益，始终谨记，后将少年时写的作品全部烧毁了。



二、少年英才

道光二十九年（1849），仅仅十二岁的张之洞从贵州出发，经过湘鄂，回原籍直隶准备参加童子试。张之洞先到直隶晋州，在时任训导的堂伯父孙钺的教导下读书（孙钺字越山，之洞祖父张廷琛兄张廷云之子，拔贡出身）。第二年，张之洞与几位兄长一起参加了考试，考中了秀才。亲临考场的学政程廷琛非常器重这位小秀才，并深加勉励。不久，张之洞又返回了贵州。

两年后，就是咸丰二年（1852），已经年满十五岁的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按规定三场九天的乡试，一般在阴历八月初七始至十五结束（故又称“秋闱”）。

这次主考顺天府乡试的是安徽旌德人吕贤基（1803—1853年，字羲音，道光进士，时以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的身份主考顺天府试。太平军攻占东南时，奉诏督办安徽团练，驻舒城，后因城破，投水死，谥“文节”）。吕家世代以研习经学著称，吕贤基又以“湛深经术”名著一时。张之洞试后，暂时居住在京师的外祖父蒋策家，经常以弟子身份向吕贤基请教经术，受益颇深。

此次考题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张之洞怀揣族兄密授的诀窍，头篇自然是大下功夫的。四书是他早已背熟的，考题的意义更是烂熟于心。凝思细想，再三吟味，拣了最为得意的几句破题。以后承题佳句又不绝于笔端，起讲等各股更是如高屋建瓴一般，一挥而就。

这样好的一个开头，越发使张之洞意兴盎然，其他几篇和试帖诗也都答得无不称心。接下来的经义，策问，他丝毫不敢松懈，篇篇应对自如。行文时，隽写端正饱润，同时谨守程式，字里行间凡提到“上林”、“御河”等皇帝居处，均高出他字一格；凡有“皇恩”、“陛下”、“帝德”等字样处，便高出他字两格。每篇写完，逐字、逐句斟酌推敲两遍，直



到毫无不当之处，才放心交卷。出场后，为自觉满意的答卷而踌躇满志，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九月初九重阳节放榜，张之洞竟荣登榜首，成了乡试第一名举人。一时间“张之洞中解元啦！”的喜报便传遍了南横街，蒋策一家顿时陷入了喜庆的气氛中。

次日，在贡院的明伦堂，张之洞参加了为大主考和新举人饯行与道贺的鹿鸣宴。十五岁的小解元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名字被录入大主考主持刊印的萃集新中举人的题名录，《顺天闱墨》也将他的答卷收入其中并刊行天下，成为全国士子学习的范文。

张之洞以小小年纪与诸多年纪比他大得多的考生同试，并一举夺魁实在难能可贵。顺天府乡试，会集各地英才，非他省乡试可比。别说中解元，考中已属不易，何况这位新解元刚刚十五岁呢？张之洞的少年英才，使他一时名噪京师。

一向门可罗雀的蒋宅，也因此陷入了空前的喜庆气氛中。前来道贺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

十五岁中解元的张之洞，戴上了一顶神童的桂冠。这为他日后中进士无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自武昌东进，连克九江、安庆、芜湖，三月十九日攻克南京，并定都于此，改名天京。随即挥军北伐、西征开疆拓土。北伐军一路所向披靡，数月间即逼近京师附近，朝野震恐。

迫于时势，张之洞决定离京。八月，张之洞匆匆作别亲朋南下，自通州由水路到束鹿，时值大雨兼旬，“二千里间，大水无际”，满眼都是肆虐的洪水，此情此景，少年得志的张之洞百感交集，于孤舟中赋诗纪行：

绮绣周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菰蒋。

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

这首诗是张之洞选入自己诗集中的第一首，诗中既感叹了农民悲惨



的命运，又对太平军表示了极度的愤恨之情。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已在这位十六岁少年的胸中初见端倪。

张之洞在考场中一路斩关夺将之际，正是贵州狼烟遍地之时。贵州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地瘠民贫，苗、回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清政府敲骨吸髓的统治政策，使苗民苦不堪言。积怨既深，贫苦苗民对清政府统治的怨恨，如同决口的江河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中遵义桐梓县杨凤、独山杨元保、安南涂令恒等纷纷揭竿而起。

为保靖地方，胡林翼、张锳等开始在各地广募乡勇，大办团练。胡林翼仅在黎平一府，即办一千五百多寨团练。他认为，办保甲团练应该大力选用当地士人，奏请“明白正派之绅士”，负责办团练一事。

杨凤，又名杨龙喜，曾在桐梓县做过衙役班头，被知县张克伦因故斥革，遂起反意。咸丰四年夏秋，他借太平军起义之机，盘据雷台山，仁怀、龙泉、绥阳等县接连为他所克，声势大振。

安南县的涂令恒、王伯当、冉秉中等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也纷纷联络杨凤，占山造反，并打出“天波佛主”的旗号，焚巴林汛，克新城，安南、普安两县也被其攻克，十一月初进逼兴义府城。通判胡霖澍等清吏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弃城而逃，张锳在这种状况之下，率领兵民固守。没过几天，涂部围城，某游击声泪俱下，与乡人诀别，张锳一见，怒不可遏地向他吼道：“城未必陷，即陷，死职也，胡为效儿女哭泣？”说罢，亲率兵守北门要冲，又在城楼下堆满柴薪，并交待家人，一旦城破即与城俱焚。涂部数日攻城，第三日整整激战一个下午。涂部见一时难以攻下该城，便急登万寿山，用巨炮向城内轰击，击中城楼，伤亡甚众，部卒多劝张锳退避，张锳执意坚守城楼，相持至夜，张锳组织“敢死队”，夜袭敌营，出其不意，斩杀百余人。张锳乘胜追击，大败涂军。不到半个月，普安、安南相继为张锳率部收复，兴义府狼烟稍息。张锳由于战事而连续十来天未曾安眠，地方平静后，张锳因劳累昏厥，从此疾病缠身。朝廷为了嘉奖他而封他道员，并赐顶戴孔雀翎。两月后，张锳又强撑病体参与围剿杨凤之役。

张之洞回兴义不久，便参加了“兴义府保卫战”。他与族人及姐夫鹿



传霖皆身先士卒守城苦战，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农民起义军使这位科举新宠初尝厉害，为此，张之洞后来作了一首《铜鼓歌》来说这件事：

咸丰四年黔始乱，播州首祸连群苗。
列郡扰攘自战守，盘江尺水生波涛。
府兵远出连城陷，合围呼啸殃徒骄。
纯皇天章久愈炳，义民岂惑孤鴟妖。
我先大夫慷慨仗忠信，青衿白屋皆同袍……

战事稍平，张之洞便与都匀府知府石煦（拔贡出身）之女成婚。石煦在贵州为官多年，其女已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婚后，张之洞依然随父左右。咸丰五年春，韩超追剿义军，于庆余军中与张之洞父子遇，张之洞以师事之。此时杨凤掠安顺，进窥兴义。张锳率民兵三千渡花江击杨凤部。在主客数路清军的围剿中杨凤部被消灭。此时苗民的起义风潮方兴未艾，岩门厅等地相继失守，张锳不得不带病征讨。张锳知道，“剿匪”之事前路渺茫，自己病体不支，所以命张之洞北归，参加翌年的会试以策万全。张之洞从命北上。

咸丰六年（1856年）春，张之洞通过了礼部招考觉罗官学教习的考试。“觉罗”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的亲属后裔，显祖、太祖嫡裔饰带黄带子，觉罗子弟用红带子。觉罗官学，是清廷专门为皇亲贵胄而设立的官学。会试正科之后举行觉罗官学教习的考试，参加者为举、贡生员。录取后可以获得教习资格，三年期满，可以获得外任知县一类的官职的资格，也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

这年秋天，正当张之洞在京等待发榜的时候，噩耗自贵州传来。八月二十四日，张锳于兴义病亡。此前，张锳屡败义军，省会暂保无虞，他又向从云南来黔视事的云贵总督数次请兵追击，但该总督因未获张锳贡金，而对其十分不满，所以对其多方设阻。张锳忧愤交加，加上军饷不继，为了维持部队的稳定，张锳变卖家财以充军饷，稍后连克茶山、湘子山、瓮朗等义军根据地。连年抱病征战，加之在这“雨湿风厉，加



以尤劳”的环境下，张模一病不起，奏请还乡。离营不久，即病逝。张模死后七天，义军攻克都均府，知府石均战死，前知府鹿丕宗及夫人萧氏殉难。石均是张之洞的内兄，张之洞姐夫鹿传霖之父便是鹿丕宗。这些噩耗对张之洞来说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对其心灵上的打击是沉重的。后来张之洞对海南黎民、义和团、唐才常等人的残酷镇压与仇视，与早年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张之洞闻讯后，赴南皮原籍守制。次年，张之洞二兄扶柩自贵州归。葬于南皮双庙村（与先亡的刘、蒋、朱三位夫人合葬一处）。

两年多的“守制”转眼即逝。咸丰九年春，张之洞准备参加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所以要例行回避。此时北方捻军正成燎原之势，张之洞便在原籍兴办抗剿捻军的清平团练二十余个，创制“团练规约”。年底准备入京参加次年的恩科会试。

会试（“春闱”）每三年一次，但是恩科并不计在内。咸丰十年（1860年），是咸丰帝奕詝的“万寿”之年，所以才有这次恩科会试。张之洞早早的便来到京师，不料族兄之万仍是同考官，无奈之下，张之洞只得再次回避。

回南皮不久，石夫人生下长子张权（谱名仁权），这给郁郁不得志的张之洞带来了不少欢乐。

数月之后，北京城的上空便响起了英法联军的枪炮声。八月天津失陷。九月，咸丰帝避居热河。十月，联军占领北京，火焚圆明园，恭亲王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张之洞激愤之余，写下《海水》诗二首，其一为：

海水群飞舞蜃螭，甘泉烽火接令支。
牟驼一旅犹言战，河上诸侯定出师。
地孽竟符苍鸟怪，天心肯使白龙危。
春秋王道宏无外，狭量迂儒那得知？

是年秋冬之交，张之洞至济南，受聘为山东巡抚文煜的幕僚。由于